



刊头摄影:杨国美
题字:赵守阳

生活素描

“花式”售桃

◎陈文祥

桃园里桃子熟了,又红,又大,又甜。一只只桃子,排队缀满了绿叶丛中的枝头,仿如一群孩童们红扑扑的脸蛋,争先恐后凑在天地镜头前看稀奇。不用说,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。

我家门口的这片桃园,将近二百亩。品种为水蜜桃和油桃。园龄才十二年,正值“青春年少”。

园主是林伯,今年八十多了。他现在基本不干事,开园季,他捧个茶杯,嘴里叨支香烟,一旁优哉游哉。装袋、称桃则由儿子一手操办,算账、扫二维码,由少园主孙女负责。敲锣卖糖,各干各行。

林伯一辈子刨园,说到摘桃子,应该属于轻车熟路的“老手”。桃子是急

性子,说熟就熟。一熟就要摘,否则鸟雀会抢吃,再说迟迟挂树上不摘烂得也快。一园的桃子,林伯一家人三头六臂自然也摘不过来。每年请帮工,成了林伯摘桃子的传统手法。年年老调重弹,习惯成了自然。

近几年,林伯每逢摘桃季,浑身不自在,眉头就皱了起来。桃价依旧十元三斤,一分没涨。请帮工工资却一涨再涨,却找不到称心的帮工。报名的多为老年人,林伯打死不敢用,上树爬高,不是闹着玩的,有个闪失咋办?卖桃子缺人手零售不了,只好走批发路线,忍痛割爱少赚钱。煮熟的鸭子飞了,想想心就疼。

林伯的孙女小玉是大学生,找了几个

工作不称心,干脆回家当了爷爷的接班人。她头脑活络点子多,敢闯敢干。利用抖音,试水玩起了花式售桃。

小玉将每年6月11日清晨5点,固定为桃园开园日。为吸引采摘人流,小玉在桃园拍抖音直播时,甩出两张王炸,一是求桃园摘桃者可享受免费品尝;二是随意自采自摘,价格一概让利到两元一斤。

林伯做梦都想不到,小玉的这番“胡闹”,一下让桃园成了网红打卡地。更令人费解的是,别人替你摘桃,自己赚的钱反而得比先前多。林伯头直摇:看不懂,看不懂!

开园这天,凌晨3点多,就有人守在桃园门口,为的是抢先摘到大桃子,

我也是其中之一。只一会儿,进园的路就水泄不通了。小轿车、电瓶车、摩托车、三轮车,一个挨一个。男女老少,仿佛涨潮的海水,一波来,一波走,一波来,奔跑着涌入桃园。采呀采,摘呀摘,寂静的桃园,一片欢声笑语,如开锅的沸水一般热闹。

林伯眼睛笑成一条线。他告诉我,开园以来,每天人山人海,摘桃人络绎不绝。此情此景,使他常常睡着笑醒了。还是孙女有本事,会做生意,不得不服。

办法总比困难多,思路一变天地宽。花式售桃,乍一看,摘桃人捡了便宜,其实,卖桃的省了摘桃、售桃环节,无形中也就赚了便宜。你好,我好。这是双赢的手法。

心灵深处

牛背腰

◎王柏春

父亲年轻时就有驼背,村里老人总爱唤他“牛背腰”。这称呼比“驼背”多了几分温厚,少了几分刺耳,仿佛那弯曲的脊梁里,藏着老黄牛般的韧劲与担当。

母亲常笑说,我的“牛背腰”是从父亲那儿学来的。幼时顽皮,我总偷偷跟在父亲身后,弓着腰,双手往上一背,学他走路的样子。日久天长,习惯成自然,待我长成少年,腰背已微微佝偻,只是不及父亲那般厉害。

祖母曾告诉我:“你父亲的驼背,是年轻时挑担子压出来的。”父亲是三代单传的独苗,自幼聪慧,虽只读过半年私塾,却算盘笔墨样样精通。十岁丧父,他早早扛起生活的重担,成了祖母口中的“苦桃子”。1942年,十八岁的父亲已入高马大,跟着表哥“挑私盐”。父亲总要求比旁人重几斤,起初不觉吃力,可越走越沉,肩膀仿佛压着一座山。他咬牙忍痛,拂晓时分终于抵达“停翅港”。后来表哥才告诉他:这是给新四军送盐,行动需绝对保密,对谁也不能吐露半字。此后,父亲隔三差五夜行送盐,肩膀磨出老茧,后背甚至隆起一个“扁担瘤”。

1948年冬天淮海战役打响,父亲推着独轮车,载两百斤粗粮和六床棉被,连夜奔赴益林前线。他不仅运送物资,还帮着抬伤员、安葬烈士。次年四月,他又随大军南下,与同村4人弄一条船摇橹从江阴渡江,协助解放军后勤直至上海解放。祖母说:“我那段期间心里像坠了个秤砣,没睡过一个整夜觉。”

父亲一生与泥土为伴,工分簿上他的名字后总写着“带泥”“挑河”。队长夸他:“老王干活,一个抵俩!”他却摇着手憨笑:“力气是浮财,用了还会来。”带泥这苦活,他干了三十年。

1972年我高中毕业,父亲轻声对我说:“你长大了,书也念到头了,明天跟我学带泥吧。这活虽重,但工分高。”母亲特意为我打一副小鬻子,父亲手把手教我,从半带泥开始,耐心至极,从未发火。他大半辈子与鬻子为伴,因常年低头哈腰,六十岁时已驼背如弓。

包产到户后,父亲再也干不动重活,便自留地种菜。他依旧起早贪黑,挑水施肥,每日担一筐鲜菜去集市。城里人知道他的蔬菜是自家地里长的,新鲜,每次到市场担子没放下买菜人就围了上来,很快卖掉。卖完菜,总不忘给孙子们带几个烧饼。父亲像个不停转的陀螺,整天闲不住,丢了探把拿扫帚,自家忙完帮邻里。他对我们管教严厉,每当我们犯错,他便用“正理”细细开导,从小我就对父亲沉淀了如山的爱意。

岁月匆匆像阵风,记忆犹新恰似梦。我深爱父亲那宽阔结实的“牛背腰”——它象征勤劳与担当,镌刻着耐力与坚韧,更承载着力量与荣耀。这弯曲的脊背,是父亲对命运的挑战,是岁月中开出的花。



夏日美荷

张建松 摄

人间亲情

婆婆的金手镯

◎王中霞

上个周末,婆婆打电话让我回老家去拿她藏在窖子里的山羊。

到了老家,婆婆已经把山羊、玉米面、红豆等都用袋子装好了。

一切收拾妥当,婆婆准备脱掉她那红格子罩衣围裙。我突然有了一个重大发现——婆婆的手腕上戴着一只金灿灿的手镯!

让我诧异的是,婆婆非常敏感地迅速将罩衣又穿起来,袖口的松紧设计把金手镯完好地盖住了。我一阵纳闷:这是谁给她买的呀?老公是独生子,也没有别的子女买给她。这金手镯价值一两万,也不可能其他亲戚买的。婆婆一贯勤俭节约,她能舍得买给自己吗?

回家的路上,我一边开着车,一边像福尔摩斯一样,围绕金手镯,展开种种设想。

婆婆为什么不愿意让我看到她的金手镯呢?

那可真是的是她自己买的。婆婆一定觉得,儿媳还没有金手镯,她却买上了。其实我只是单纯地不喜欢金首

饰,我买衣服、买护肤品还是挺舍得。

第二个可能,是我们每个月给婆婆一千元钱零用钱。婆婆是不是怕我责备她拿着我们的钱享受起来了?其实大可不必,这么点钱,婆婆无论买什么,我又怎么会干涉呢?

回到家,我突然想到,会不会是哪位老爷爷对我婆婆有意思,买金手镯送给她的啊!毕竟公公已经离世十年,我们也从不反对婆婆找个老伴安度晚年。可是每一次婆婆的态度都很坚决,她说,她才不愿意这把年纪去伺候别人一家老小。

当我把这个话题分析给老公听时,他向我狠狠瞪一眼:“闭嘴!”我赶紧说是开玩笑的,老公让我这样的玩笑以后少开。

这个周末,婆婆又打电话让我们去拿辣椒。我让老公去,同时布置给他一个任务,要求他假装不经意地问婆婆,打听那金手镯到底谁买的,找不到答案我会愁得寝食难安。

我还不踏实,又发微信给老公,让他千万不要忘记帮我打探“情报”。

等老公回到家,我第一句就问他说:“任务完成了吗?”老公神秘一笑:“答案出乎你意料。”

我的好奇心再次被他吊起来,赶紧追问详情。“我妈戴的是假的金手镯,50块钱买的。细看没有真的那么金灿灿亮。我妈说,邻居两个嫂子总爱在她面前显摆金手镯,一个说是女儿买的,一个说是老公买的,我妈买一个假的,就为了堵她们的嘴……”

我愣住了!心里一阵自责,是我的疏忽。别的老太太都有金手镯,唯独她没有。前年婆婆生日时,我曾提出为她买金手镯,她一再拒绝,我就理解成她真的和我一样不喜欢。其实,那是婆婆不愿意我和老公多花钱。婆婆的心都在我、老公和孩子们身上啊。

我拉着老公的手,急切地对他说:“我和你现在就回老家,今天就去金店,无论花多少钱,买个真的金手镯。我才不想自家老人这么寒碜,我要买个大大的金手镯,让她在别人面前自豪地说,这是我儿媳买的!”

心香一瓣

友善的影友

◎郭玉霞

小朋友,你站在那棵绿茵茵的柳絮下,对,再往前走两步。不要跟树干站一起。好。你看,这光线,这构图多好!还真的是。小女孩的妈妈看着手机里的画面连声致谢。你们会拍的就是不一样。他“嘿嘿”地笑了。这一路,他主动帮两个小年轻拍了合影;领着一位老人过了马路;还头伸过去,看了好几个人用手机拍照的画面。不光看,还说:朝上点,或说:点这个小点向下拉,减点光……还好,没人拿他当坏人。得到的都是些感谢的话。我笑着调侃着:你是“多管局”的还是学雷锋呢?

他叫行江。中等身材,深色皮肤,为人厚道又豪爽。不光会摄影,还是位老司机,年轻时在部队开车就是一把好手。我虽有10多年的驾龄,但仅在市区慢开,一上高架或高速就紧张。我们几个摄影爱好者,阿芳不会开车,阿源驾照10多年压箱底,阿云腰不好,于是,爱好摄影的我们,有次在采风途中,遇到了爱摄影会开车的老司机,就像发现了个宝似的,众星捧月着:江哥,就是帅!这车技,啧啧。“你慢点,慢点”“这左拐比右拐的那条路,少两个红绿灯,目前看左拐等15秒,但右拐后,前面有两个红绿灯,时间比较长。”常开的路,他对红绿灯都能精确地记得。

这一年,因为遇到这么个爱摄影的老司机,我们出去看了好多风景,拍了好多美照。

近日,从朋友圈得知,建湖东尤村西尤庄来了许多天鹅,于是,我们又一拍即合,行江开车,带我们前去看小天鹅。小天鹅在河那边的藕塘里,与顾爹爹家一河之隔。河边有船,是顾爹爹家的。顾爹爹就一趟一趟地撑着船,带游客和摄影爱好者过河去看天鹅,去拍天鹅。“爹爹,你带我们过河,我们给你钱。给个微信,让我们扫下。”“不用不用,我也没有微信。”老人撑着船,又乐呵呵地说道:“天鹅来了,你们来了,我们也热闹。”

我们连续好几趟来看天鹅,小天鹅也不怕人,也不怕拍照,一番我行我素的样子。有一次是星期天,来看小天鹅的人更多了。顾爹爹一趟趟地接送着,相识或不相识的,行江都一趟趟地帮着搀扶大家上岸、上船。

我们受他感染,相识或不相识的,大家也相互搭起手来,或拿东西,或搀扶一把。

这世界给予我的,不光有风景,还有友善,让人觉得很温暖。

漫画



害人害己 新华社 发

往事如烟

坚实的基石

◎陈洪波

2025年6月3日,继母亲去年7月10日离去之后,我的心再次被狠狠撕开。向来身板硬朗、连清晨咳嗽都很少的父亲,竟也毫无预兆、未留一言地走了。

不到一年,两棵为我遮风挡雨的大树接连倒下。母亲走后,我曾以为父亲会是余生最后的避风港。可如今,树倾倒,港湮没……

父亲生于1937年2月。我出生时,他已三十五岁。在当时的农村,这年纪尚无男丁,母亲说,是顶着不小“压力”的。自我记事起,父亲那辆自行车的前杠,便是我童年专属的宝座。

父亲极爱洁净。记得20世纪70年代,整个兴桥公社只有供销社一家浴室,一周仅开放一两天。可无论多难,父亲

每周必带我去一次。即便我上了村小,他宁肯向老师告假,也要载我前去。

直至多年后,我从乡村走进县城、市区,在颠簸的旅途上,那段依偎在父亲胸前的温暖时光,始终是我生命底片上最深的纹路,如同他一直以来的叮嘱,清晰如昨。

初中在镇上,离家约三公里。每日往返四趟,我与邻家的大李结伴步行。每逢雨雪,道路泥泞难行,需要雨披放靴“全副武装”,艰苦可想而知。一个阴雨绵绵的清晨,出门时望着灰蒙蒙的天,我忍不住小声嘟囔:“……想吃鱼了。”

中午到家,桌上赫然摆着香喷喷的红烧鱼。我心头一热,一口气扒了两碗饭。午后上学路上,东边同姓的邻居叫

住我:“今天的鱼不错吧?恁大的雨,你爸连跑三趟才买到!前两回去迟了,末一次听说刚捕的鱼到了,他急急赶去,在我家屋后滑了重重一跤才成……”后来听说,卖鱼商户都诧异:向来衣着整洁的父亲,那天浑身湿透,一瘸一拐,裤管里全是淤泥……

整个下午的课,我几乎没听进去,脑海里全是父亲腿上那泥泞的印记。我工作后,父母一直帮我操持家务,带大孩子,直至孙辈大学毕业、成家立业。年过八旬的二老才坚持回到最熟悉的农村老家。

母亲去年远行后,为方便照顾,我和他孙子分别在县城和泰州为父亲准备了房间。今年五一,父亲在泰州小住十多

天。离开时,房间纹丝不乱:茶杯端正立于案头,被褥叠得方方正正,衣物整齐码在衣柜深处。

就在父亲离世前两天,恰逢换季。姐姐帮他整理老家衣物棉被,他坚持要按自己的标准叠放。姐姐后来告诉我,她返工了好几次——父亲若叠得不够齐整,必要地摊开重来,直至完全符合他的心意……如今,这熟悉到骨子里的一切,这每一处纤尘不染的秩序,都像无声的宣告,提醒着我父亲已永远离去。

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处;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。一年之内,两重永隔,黄土掩尽至亲音容。然而我深知,无论行至何方,无论历经多少风雨,父母的爱将永驻心间,成为我生命最坚实的基石。